

列夫·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形象的悲剧意识透析

努丽亚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本文以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为参照,分析了他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人翁安娜的悲惨命运。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形象;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97(2004)02-0065-03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这部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之后把笔触直指俄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另一部杰出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巨著卷首有两句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品开篇的头两句是:“幸福的家庭大体上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从题词和开篇的警句即可大致意会到托氏的创作意图:他是要直面俄国现实社会矛盾,“揭露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1]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即俄罗斯封建地主贵族农奴制度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大变动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经过上升时期向着更高阶段发展。古老的封建地主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改革农奴制已成为俄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

托尔斯泰真实、艺术地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写出了个光艳照人的俄罗斯妇女。安娜是柳里克皇室的后裔,是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贵夫人。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外表美丽、内心纯贞,充满渴望爱情的青春活力。执着追求幸福、光明和自由的个性注定了她与现实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必然导致她最终的悲剧命运,在同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憧憬。与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就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堕入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出一场动人心魄的大悲剧,惨死于火车轮之下。

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内容源自于根深蒂固的东方制度即亚西亚生产生活方式酿成的思想体系。他的梦欲主义,不用暴力抵制邪恶的“勿抵抗恶”思想,使他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失去了信念,陷入深沉的悲观主义。他一方面憎恶并批判旧制度,成为一个清醒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对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却茫然无知,成为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正因为如此,他尖锐地意识到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崩溃离不开俄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却看不清妇女解放的未来前景。他曾在1891年写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一文中说“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所全力以赴、精心塑造的追求妇女解放的完美典型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自由幸福,争取人身解放的生活历程最后不可避免地以自身完全毁灭的悲剧而告终。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安娜·卡列尼娜》全书的主要部分叙说上流社会妇女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书中一切有关安娜的外貌,有关她那渴望爱情的青春的东西:她对年老的,卑劣的,用难听鼻音讲话的官僚丈夫的厌恶,对幸福,光明和自由的热爱期盼和追求,无不描写得真切感人,绘形绘色。安娜当然是一个年轻美貌,生命力充沛的贵妇人。同时,她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要求的追求自我解放的俄罗斯女性,她极力想挣脱精神牢笼,打断彼得堡地主官僚制度的道德锁链,她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不得不对丈夫变心,背叛旧制度制造的婚姻悲剧,她需要爱,她到底有什么罪过?但她最后却受到了惩罚,不仅感到内疚,还卧轨自毁于火车轮下,为自由幸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刽子手是谁?原来是上帝:“我必报应”。托尔斯泰描写了安娜的一切噩梦,她梦见一个小老头弄一件铁器,正在准备做什么,仿佛是上帝用自己的铁器把她这个背叛了的丈夫的“罪犯”

收稿日期:2003-10-28

作者简介:努丽亚(1976—),女,维吾尔族,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打死了似的,其实作品鲜明地告诫读者不要产生这样的误解。

安娜已经跟她所讨厌的小老头卡列宁正式结了婚,就应相不弃不离,相偕到老,否则就理应受到命运之神的处罚,正是出于这样的写作意图。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改变了官僚政客卡列宁的面貌,描写一贯冷酷的官僚卡列宁在“妻子不贞,遗弃了丈夫和小孩”这个苦难,这个实际上是社会性的苦难的影响下,心中暂时出现了一种纯彼得堡式的宗教心理,一般圣洁的道德感。他对安娜这样说:“是的,我会原谅你,我爱你,我情愿受苦,情愿牺牲自己。”作家以惊人的曲笔直抒了卡列宁初次讲解自己的痛苦和慌乱地说发“我痛苦极了”的那一瞬间,而没有使卡列宁变成装腔作势或口是心非的人。暗示读者应当理解我,像卡列宁这类人也有可能产生这种瞬息即逝的感情。而卡列宁说的“痛苦”两个字刺痛了安娜的心,因为她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口齿不清,不能控制自己的语言的老头乃至小孩了。作家想让读者和安娜卡列尼娜一起怜悯这个实际上冷酷无情的官僚穿沙俄文官制服的政客。

在这里托尔斯泰不自觉地又回到了他自己编织的圣徒精神和自我抑制精神的灵光圈内。重复了他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宣扬过的说教:“你要这样生活,使任何人都不致遭受痛苦。如果你只有损害人才能获得幸福,那就放弃你的幸福吧。”这种艺术创作中的矛盾和局限恰恰反映的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和局限,这种矛盾和局限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和局限,而且也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物质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

列宁曾经指出:托尔斯泰“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6]

总体上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命运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旧的制度及其传统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注定的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但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力量促使安娜惨毁于火车轮之下,以此来挑战旧的社会制度,反叛反传统的旧伦理道德观念,就作品的具体描写而言,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伏伦斯基。

安娜同伏伦斯基认识后,为了爱情抛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名誉,地位家庭和心爱的儿子来换取他的爱。与安娜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不同,伏伦斯基追求安娜从一开始就是受他的“规范”指导,是为了满足个人自私的享乐主义和虚荣心。在安娜的爱情的感应下,他的感情开始变得严肃专一了,但他的爱情始终只停留在对于安娜的美貌和纯情的吸引与感动的表层,而并没有窥见安娜的精神境界;他只知道和安娜寻欢作乐、轻浮应酬,从来不体贴她内心的母爱和为爱情的付出所作的痛苦斗争。他之所以需要维持同安娜的关系,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情欲纵使,情欲是不能持久不衰

的,与卡列宁相似,伏伦斯基也有强烈的功名心,追求安娜到手后,暂时蛰伏的“功名心的蠕虫”就觉醒了。伏伦斯基只把安娜看作女人而不把她看成爱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不能忍受家庭的桎梏。伏伦斯基抛不开社交界,淡出于社交界的安娜更成了他的重负。他也无法理解安娜莫名其妙的妒意,更不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为行动受到约束而愈益不能忍受,于是爱情变成憎恨,因此开始对她的一切不在乎,没把她放在眼里。

安娜抛弃一切跟伏伦斯基除了感到销魂、快活,同时也感到恐惧、羞愧。安娜追求爱情并得到满足,本来是“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生活的,但她始终感到“精神上的裸体”,几乎无地自容;后来时常因为“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深感屈辱。她常常自责自问: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自私,他却(伏伦斯基)越来越冷淡,我真不该那么死心塌地做他的情妇,可我没有办法,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对他的热情使他反感。他弄得我生气,但是又毫无办法,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要是他并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这简直是地狱!事情就是这样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安娜最后理解到,即使她能离婚同伏伦斯基结婚,不要说幸福,就是免于痛苦也不可能的。

第二因素是卡列宁。

卡列宁的存在始终折磨着安娜。一开始安娜同伏伦斯基认识后,就想和卡列宁离婚。卡列宁则考虑的完全是他个人的官位、权势、虚荣和私利,因而他坚决不同意。安娜离家出走后,卡列宁拒绝她来看儿子。本来,安娜就厌恶卡列宁这样的丈夫。他的所作所为更增加了安娜对他的憎恨。到后来卡列宁对安娜改变了态度,安娜生病并要生同伏伦斯基的孩子时,卡列宁把她接回家,细心照顾并说答应和她离婚把儿子给她。卡列宁态度上的巨大变化使安娜更加痛苦,并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并且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远远低于他。

第三因素是整个上流社会。

安娜面对的是沙皇旧制度下的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她同这个社会冲突,不是因为背叛了旧制度贵族道德,而是因为她同这个行将溃败的上流贵族社会的贵族妇女比起来是太道德了。这里的贵夫人们早就听厌人们称道安娜的贞洁,所以幸灾乐祸,安娜像他们一样也有了“影子”,他们都感到真诚欣慰;安娜敢于把秘密关系公开,她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她们虽然比她“坏上千百倍”,却把她排斥在彼得堡社交界之外。到剧场的一幕是安娜同这个社会冲突的总爆发。但她失败了。从此,她似乎被“放逐了”,过着同这个社会隔绝的生活,陷于精神上的绝境。

第四因素是安娜自己。

安娜悲剧的内在根源从积极方面来看,正是由于她的真挚善良和纯洁所产生的复杂感情,比如:全书开头描写安娜遇到铁路工人惨死的场面,她大动怜悯之心,竭力想减轻遇

难工人家属的苦难;见兄嫂不和,她亲自前去调解,凭她的聪明才智劝说嫂嫂,给她很大的安慰;她对儿子谢辽沙付出的真挚母爱,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在上流社会又是十分勇敢的女性,敢于向封建的伦理道德挑战,敢于正视网向她投来的世俗目光,敢于同伏伦斯基一起出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安娜向社会挑战选择了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于伏伦斯基,本来是可以快活地生活,但她的纯洁使其时时担心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一切,精神上的重负使她感到无法推卸去的压力甚至自暴自弃,无地自容。又因为她善良,虽然厌弃丈

夫,却又再三说他是好人,不时同情地说自己对不起他。她甚至希望自己一死,让丈夫和伏伦斯基得到解脱,最终安娜没有力量挽救自己,摆脱她所陷人的可悲处境。她离不开这个社会和她心爱的儿子,同伏伦斯基在一起又得不到他的真爱,她那过分的羞耻感和负罪感最终使她产生了“原罪”意识以至于选择了自取毁灭,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讲,安娜生活的社会是矛盾的社会,社会使人们虚伪和冷酷无情。卡列宁和伏伦斯基是这矛盾社会的产生物,所以安娜选择死亡来告别了一切虚假。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16卷·托尔斯泰与无产阶级斗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352.
- [2]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282.
- [3] 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289.
- [4] 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83.
- [5] 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30.
- [6] 列宁全集第16卷·列·尼·托尔斯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P329.

(责任编辑:高旻)

Tolstoy and Anna

Nuliya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Urumqi Vocational University, 83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Leo Tolstoy, the great writer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paper mainly analyses miserable fate of Anna who is the heroine of his novel Anna Karenina.

Key words: Leo Tolstoy; Anna; image; tragic consciousness